

馬爾薩斯經濟理論的批判

宋 承 先 編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3012

馬爾薩斯經濟理論的批判

宋承先編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綏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9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3/8 字數 48,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
諸錦記釘

前 言

本書的內容，是批判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最反動的一個經濟學家托·羅·馬爾薩斯(1766——1834)的三個主要經濟“理論”：人口論、價值論和地租論。近百餘年來，馬爾薩斯的這些“理論”，常常被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直接地或改頭換面地利用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馬爾薩斯極端反動的人口“理論”，具有更加反動的性質。它已成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奴役國內外勞動人民，準備新的戰爭，以求獲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最重要的理論武器之一。它在壟斷資本家僱傭的“理論家”們的著作中，廣泛地傳播起來。新馬爾薩斯主義是目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中最反動的“理論”之一。

在我國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階級鬥爭是更加複雜更趨尖銳了。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已被消滅與將被消滅的階級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力圖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們破壞我們的事業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用資產階級思想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來反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時，由於我國目前對資產階級還採取聯合的政策，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圍着我們，因此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廣大人民羣衆中還有很大的影響，許多人不自覺地成為資

產階級思想的俘虜。所以，在今天從各個不同的領域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使廣大羣衆擺脫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樹立正確的觀點，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

我們今天來批判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的目的，就是揭露在經濟領域內剝削者階級意識形態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以便更深刻地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正确性和科學性，認識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及其將在全世界範圍內爲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必然性，進一步確立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必然勝利的信心和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決心。

由於我的理論水平的限制，本書錯誤之處，勢所難免，誠懇地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宋承先 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海。

目 錄

- 一 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英國社會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1
- 二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公開歌頌資本主義制度
下的貧困和戰爭的理論…………… 11
- 三 馬爾薩斯的“價值論”是對抗勞動價值理論，爲
剝削階級辯護的謬說…………… 51
- 四 馬爾薩斯的“地租論”是爲最反動的地主階級掠
奪行爲辯護的無恥的說教…………… 62

一 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是十八世紀末 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的階級鬥爭下 的產物

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是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馬爾薩斯的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是在當時英國各階級相互鬥爭中，適應一定階級的要求而產生，爲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爲了更好地認識馬爾薩斯經濟理論產生的根源及其階級本質，必須先對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作一簡括的說明。

在英國，由於十五世紀的最後三十餘年和十六世紀最初十餘年間，羊毛價格大漲，飼羊比耕種更爲有利，這就推動了英國東南地區的貴族，特別是地租收入不多的中小貴族——即所謂騎士或鄉紳把分散的耕地集中起來，圍以籬笆，以便於飼養羊羣。這樣就開始了用強力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以後，隨着無產階級的出現，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在十六——十七世紀，英國農村中的鄉紳地主和租地農民，以及城市的商人和“幸運”的手工業者都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海外市場與殖民地的開拓與掠奪進一步推動了這個發展，暴力更使這一過程加速。作爲時代寵兒的資本，不但巧取，而且豪奪，它吸吮着無產者、小生產者與殖民地人民的膏血，並因此逐漸壯大起來。在英國，進入十八世紀，資本的原始積累基本上完成；

到了十九世紀初，無論在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佔絕對優勢，英國已接近於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資本主義是在資本原始積累完成的基礎上，經由十八世紀後半期所發生的“農業革命”與“產業革命”而最後實現的。

在十五世紀上半期，英國人口的大多數是自由的自耕農民，他們自有一小塊土地，並且在公地上放牧他們的家畜，從那裏取得木材、燃料和肥料。從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年起，在英國農村中開始了用暴力掠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在整個十六十七世紀中，“圈地運動”從未中斷過。“圈地運動”大大減少了英國農村獨立農民的人數，促進了農村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但直到十八世紀上半期，部分土地還在小農手中，共有地也還有殘餘。

但是，在十八世紀初，由於糧食需要的增加，經營農業可以獲得很多利潤，租地農業家和地主開始進行了開溝排水、改良土壤、改良牲畜以及採用新的耕作方法等一系列的改良農業的措施。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對於土地關係自然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徹底消滅小農場，高度的土地集中。因此，從十八世紀後半期起，在英國開始了“圈地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和前次圈地是在個人暴力之下進行的不同，這次圈地是在國會通過的正式法令支持下進行的，因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在十七世紀革命後已取得政權了。圈地法案在喬治一世時期（1714——1727）有十六件，喬治二世時期（1727——1760）有二百二十六件，到喬治三世時期（1760——1820）“圈地運動”達到了高潮，這種法令竟有三千五百五十

四件之多。所以英國的“圈地運動”前後延續了三百多年，一直到農民土地全被圈劃後，才告終止。

根據圈地法案的規定，共有地被視為荒地而被圈劃，小農在共有地上放牧的傳統權利遭受剝奪，共有地的殘餘消滅了。十八世紀後半期英格蘭農村一直流行着這樣一個歌謠：“常人偷去公地的雞，法律要他坐牢，惡霸偷去雞的公地，法律任他逍遙。”農民自己的私有地如在圈劃的範圍之內，就不能不賤價賣出，因為農民如不同意，則國會會出面“批准”。即使私有地不在圈劃的範圍之內，農民也因失去公有地無法取得肥料，不能進行耕種，只好低價賣給大土地所有者。即使農民堅持耕種，小農在無情的商品市場上也無法與大農場競爭，他們的土地最後仍不免被吞併。農民從土地“游離”出來，小部分“幸運”地進入工廠或留在農村被大農場僱用，大部分則成為待救卹的貧民，甚至淪為乞丐。

至於在蘇格蘭，圈地的強制性更要露骨，手段更為強暴。蘇德蘭女公爵所進行的“清理”，就是典型的例證。從土地上“清理”出來的高盧人，被驅往海濱居住，只有靠捕魚過活。他們淪為“兩棲動物”，正如“一位英國著作家說，他們是一半在陸上生活，一半在水中生活。兩方都只有一半”。^①

在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開始了“產業革命”。所謂“產業革命”，是指資本主義從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即從手工製造業階段過渡到機器大工業階段。在簡單協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二四頁。

作和手工製造業這兩個階段，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基礎還是手工勞動。由於手工製造業的技術基礎狹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充分發展。“產業革命”後，機器和機器體系代替了手工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了和它性質相吻合的技術基礎。自此以後，從血海中孵化培育出來的裹着燕尾服的英國紳士們，更可以藉助於科學技術的每一進步，加緊吸吮勞動人民的脂膏。獨立勞動者千百年來寧靜小康的生活，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機器大工業不僅排擠了手工勞動的獨立生產者，迫使他們不得不聽從資本家的宰割，而且也破壞了他們的家庭和家庭生活。機器生產替童工和女工打開了工廠大門。爲了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工人不僅出賣他自己，還得把他們十歲左右的兒女出賣給資本家做工；母親們爲了獲得微少的工資，竟不得不以鴉片製成的睡藥麻醉小兒，使他入睡。甚至英國官方公佈的正式報告，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英國兒童死亡率增長的原因。童工女工的參加勞動市場，不能不引起更多成年工人的失業。而大量失業工人的存在，又給予資本家以壓低工資、延長勞動日和加強勞動強度的極大便利。於是出現了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現象，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因爲另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而被迫無事可做。在缺乏空氣、陽光和人身安全設備的工廠內，工人每天工作時間竟至長達十五小時，有時且達十八小時！勞動強度的提高同樣驚人，一八一五年，照應兩架紡四十支紗的妙爾紡紗機的人的勞動，在每日十二小時內，等於走八哩路；一八三二年，紡同樣的紗並且照應同樣兩

架妙爾紡紗機的人的勞動，在每日十二小時內，等於走二十哩，且往往在二十哩以上^①。這就是說，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二年間，資本家在同樣長的勞動日中能够榨取到的勞動已增加了一倍半之多！

雖然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工資却下降了。勞動者在一七九〇年每週平均工資可買到一百六十九品脫 (Pint)^② 麵包，一八〇〇年就只能買到八十三品脫麵包了。在廣大勞動羣衆破產和貧困的增長的同時，剝削者階級的財富驚人地增長了。

在無法忍受的生活條件下，工人階級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工人運動開始時是完全自發的。機器出現以後，手工勞動爲機器所代替，因此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國工人和手工業者中掀起了搗毀機器的運動，這個運動，歷史上稱爲“魯弟運動”。因爲領導這個運動的，據說是一個名叫奈德·魯弟的工人。魯弟運動盛行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與搗毀機器同時，還屢屢發生焚燒工廠、殺害企業家的事件。馬克思說：“工人要能分別機器與機器之資本主義的使用，從而，不以物質生產資料自身而以物質生產資料之社會的剝削形態爲攻擊目標，是還要有相當的時日和經驗的。”^③

罷工運動也開始了。起初，罷工運動的目標和“魯弟運動”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〇一頁。

② 一品脫等於一點二五磅。

③ 同①，第五二一頁。

一樣，是反對資本家採用機器。但罷工運動很快便改換了目標，成為工人階級保衛他們自己日常利益的一種鬥爭形式，成為工人階級從事政治鬥爭的強有力武器。有些罷工運動的規模，在當時是很大的。例如一八一二年的織工罷工，參加者四萬人，堅持了三個星期多，後來政府出面干涉，逮捕了罷工委員會，罷工運動喪失了領導人物，才被迫停止下來。和罷工同時，工人們舉行示威遊行，政府必須動用軍隊，才能驅散示威羣衆。一八一九年曼徹斯特罷工工人舉行示威遊行，因軍隊的鎮壓，死傷了很多工人。

隨着罷工的日益增長，工會的數目不斷增多起來，以致英國政府不得不採取嚴厲的對策來反對工人運動。一七九九年和一八〇〇年，政府頒佈禁止成立任何工人組織和停止工人活動的法律，並禁止罷工。雖然有這種禁令，工會還是發展了，並且在工人羣衆之間有很大的威信，工人鬥爭一天比一天高漲。一八一二年的格拉斯哥織工罷工便是由秘密工會組織的，蘇格蘭礦工的地下工會強大到這種程度，它在一八一八年組織了一次總罷工。由於工人鬥爭力量的不斷強大，到一八二四年英國政府和國會不得不廢除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

在政治鬥爭方面，英國無產階級開頭參加在資產階級激進翼裏面，後來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最初的這種政治組織是一七九二年初成立於倫敦的“倫敦通信社”，同樣的組織相繼成立於英國其他城市。當時工人沒有結社自由權，只能靠通信來維持聯系，故稱“通信社”。一七九二年九月，該社在給實質上“是下層羣衆的專政，即最下層城鄉貧民的專政”^①

的法國國民議會的賀詞中說：“法蘭西人，你們已經自由了，我們現在正在武裝，爭取自由在不列顛的勝利。”所以當該社於一七九三年在愛丁堡召開全英代表大會時，受到英國政府的殘暴的鎮壓，許多代表被判十四年苦役，流放到澳洲。但“通信社”還是繼續進行鬥爭。在一七九四年和一七九五年間，在倫敦和其他城市舉行過許許多多的集會。在這些集會上，通過了決議，要求改革選舉制度、罷免首相、停止與法蘭西共和國交戰等等。到了一七九八年，“通信社”的領導分子都遭逮捕，從此運動走向低潮。

一般來說，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無產階級基本上還是一個自在的階級，工人運動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運動，而只是構成一般民主運動的激進翼，工人運動的主要矛頭是指向當時當權的地主階級。因此在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為追逐各自的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中，工業資產階級得以施展其欺騙手腕，利用工人運動的強大力量來反對貴族地主階級。

在對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的鬥爭中，剝削階級的利害是一致的。然而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之間，在利害關係上是存在着尖銳的矛盾的。這種矛盾，在政治方面表現為議會改革之爭，在經濟方面表現為

① 列寧：“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三九頁。轉引自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九頁。

“穀物條例”存廢問題之爭。議會改革之爭這裏不談了，現在只談一談與本文直接相關的關於“穀物條例”的論爭。

產業革命前，英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糧食還有剩餘可以出口。政府對於農業的保護政策，始於一六八八年，在這一年頒佈了“穀物獎金條例”。條例規定，國內穀價降低到一定水平時，國家給予獎金，鼓勵穀物輸出。穀物進口稅也有規定。但因英國是個穀物輸出國，所以穀物進口稅的規定不起作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英國由穀物輸出國變爲穀物輸入國，穀物條例中的進口稅則的規定開始帶有保護色彩：即國內穀價必須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許穀物進口，而這個價格水平一直在提高。

地主階級主張維持並且增加“穀物條例”的保護性質，其道理很明顯，因爲穀物進口愈困難，則國內穀物價格愈高，地租地價也就愈高。但“穀物條例”的存在，對工業資產階級却極爲不利。第一，如果國外的廉價穀物不能進口，則國內穀物價格將上漲，勞動力的價值就會提高，因此工資就將上漲，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剩餘價值將減少。第二，穀價上漲，實際工資下跌，勞動者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用於購買糧食的費用增加，對於工業品的購買力勢必相應減少，這會引起工業品銷售的困難。第三，不准外國穀物進口，也將增加英國工業品輸出的困難，因爲其他國家不能輸出它們的農產品，也就無法購買英國的工業製成品。

因此，工業資產階級和貴族地主階級關於“穀物條例”的鬥爭，一共繼續了幾十年。盤踞在國會中的大地主盡力阻撓

“穀物條例”的廢除，工業資產階級則在各地組織反“穀物條例”協會，出版定期刊物和小冊子，散發傳單，並組織示威遊行。由於這個運動獲得廣大勞動人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支持，地主階級不得不讓步，一八四六年“穀物條例”廢除了，工業資產階級贏得了最後勝利。

以上所述的就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經濟情況和階級鬥爭情況。在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反對剝削階級的鬥爭中，在剝削階級（工業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中，馬爾薩斯的階級立場是極爲鮮明的。

馬爾薩斯是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地主的最典型的代表，這些貴族地主是已經成爲“貨幣拜物教”的虔誠信徒，熱中於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剝削勞動人民的。馬爾薩斯本人是一個宣傳“博愛”“慈悲”的牧師，却寫了許多仇視人類的著作。他在理論上並無任何創見，是一個淺薄無恥的剽竊專家。他的一切著作的特點，就是剽竊前人的著述，推出適合於剝削階級利益的結論來。在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利益不一致而相敵對的場合，他總是代表最反動的地主階級說話的；但在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一致而與勞動階級的利益相反的場合，他就站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立場，對於勞動人民，極盡仇恨之能事。英國勞動階級憎惡他，罵他是“賣假膏藥的牧師”。馬爾薩斯決不是一個學者，只是一個被人收買的辯護士，一個極端無恥的剝削階級的忠誠的奴婢。

使馬爾薩斯聞名的是他的“人口論”，這個臭名昭著的人口理論，如後面將要詳細指出的，就是企圖把由資本主義制

度所造成的飢餓、貧困、失業和其他一切社會災難的原因歸之於勞動人民的“增殖太快”，以爲剝削階級的剝削行爲辯護。此外，爲了否認利潤的剝削性質並爲地主階級寄生性消費進行辯護，馬爾薩斯還特別杜撰了一個荒誕無稽的價值理論。而在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爲“穀物條例”的存廢問題而進行鬥爭時，馬爾薩斯又發表了他的“地租論”，妄圖爲保證地主階級獲取高額地租的高度穀物保護關稅政策提供“理論”根據。馬克思在詳細分析批判了馬爾薩斯這些經濟理論後，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馬爾薩斯這些理論的實質。馬克思寫道：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個反對法國革命和英國改革論者（高德文之流）的小冊子。那是勞動階級窮困的一種辯護。其理論是由湯生德等人剽竊的。

“他的‘地租論’是一個辯護地主，反對產業資本的小冊子。其理論是由安德生剽竊的。

“他的‘經濟學原理’這一個小冊子，是爲資本家的利益，反對勞動者，並爲貴族、教會和收稅人的利益，反對資本家的。其理論是由亞當斯密剽竊的。他自己的發明麼？可憐極了。在理論的進一步的引伸上，西斯蒙第又成了他的根據。”^①

以下，我們就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價值論”和“地租論”，分別加以分析批判。

①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三聯書店一九五一年版，第六一頁。

二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公開歌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貧困和戰爭的理論

馬爾薩斯的臭名是與他在一七九八年發表的臭名昭著的“人口論”分不開的，因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常被稱為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這本書，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就那部書最初的形式來說，它不過是對於德福(Defoe)，斯杜亞，湯生德(Townsend)，富蘭克林，瓦拉斯(Wallace)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牧師樣改頭換面的剽竊。裏面沒有包含一個創造性的命題。”^①然而它却得到剝削階級極大的賞識，以致馬爾薩斯從一個無名的牧師，一躍而成資產階級第一流的“學者”。剝削階級所以對“人口論”報以熱烈的歡呼決不是由於它具有什麼科學意義，而是由於它正適合剝削階級迫切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需首先分析一下馬爾薩斯發表他的“人口論”的直接動機。

在前一節裏，我們已經指出，十八世紀末葉，正是英國“圈地運動”加緊進行和“產業革命”迅速開展的年代。“圈地運動”造成了小農的普遍失業與流離失所，“產業革命”加速了城市勞動者的破產與貧困。總之，勞動人民的失業、飢餓、貧困是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七四頁（註75）。

一天比一天嚴重了，但同時資產者的財富却迅速地增長了。

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消息傳到英國後，倫敦的特權階級起初是用幸災樂禍的心情來迎接這個消息的。因為他們認定，革命可以使法國削弱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不能顧到歐洲的政治，英國將可趁機迅速地奪取法國的殖民地。但是法國革命的進程，却日漸引起英國統治階級的不安。革命初期，法國人民羣衆雖然參加了革命，但還沒有獨立地提出自己切身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到了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一七九二年八月的革命、國民議會、雅可賓派的專政），這種情況就遽然改變了。列寧指出：“國民議會就是下層羣衆的專政，即最下層城鄉貧民的專政。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那種全權機構，在這個機構中，整個而不可分割地統治着的，不是大、中資產階級，而是普通人民、貧民、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和農民’。”^① 在這個時期，法國人民羣衆已經獨立地提出自己切身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給整個革命的進程打上了民主的烙印。一七九三年一月法王路易十六被法國人民送上斷頭台，雅可賓派專政時期對反革命分子採取了堅決鎮壓的措施，這些消息不斷地傳到英國，引起了英國有產階級極大的驚恐；但另一方面，這些消息却給予廣大勞動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要起來清算私有財產制度了。雖然英國

① “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三九頁。轉引自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九頁。